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每份售十五萬・

第四卷　第二十期

專論

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儲安平

物價漲風的新階段　笪移今

外論選譯

蘇聯準備發動世界戰爭嗎？　Henry, J. Taylor

美國通信

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　莫如儉

哀思

悼柏蒂也夫教授　潘光旦

觀察通信

何處是歸程？

長亭更短亭！　觀察特約記者

北方政局觀測　觀察特約記者

關於西北最近局勢的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辯論　齊星

讀者投書

港幣統治華南　廣州亂抓壯丁　戡亂委員　關於「戀愛・婚姻・家庭」　天津郵檢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一八〇萬
掛號：二一五萬
航平：一五五萬
航掛：二九〇萬
郵資漲價，酌加待刊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第四卷上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一八〇萬
郵費：掛號每冊十萬
航掛每冊七十五萬

需書加成數
照定價五萬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億六千萬
普通　全面一億五千萬
半面八千萬
¼面四千五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三萬元
掛退：附郵五萬元
航退：附郵八萬元
航掛退：附郵十萬元
如欲退稿・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啓事

一、上海雜誌界爲此次航空郵資加價，普通信件每二十公分自一萬元增爲三萬元，新聞紙類每二十公分自一萬元增爲六萬元，新聞紙類的航空郵資反比普通信件的航空郵資高出一倍，特向政府交涉，其中十六家週刊半月刊並自動停刊，以爲抗議。本刊是十六家之一，所以上星期六（七月十日）的一期沒有出版。

二、上星期六的一期雖然沒有出版，但是我們仍舊希望在原定的日期（八月七日）出完第四卷。我們本來想這一期增加篇幅，使二十期和二十一期兩期合刊，現在決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這三期仍舊照原有篇幅出版，二十三期和二十四期則合刊出版，增加篇幅，藉以容納本刊例有的卷終報告及全卷索引，謹請讀者注意。

港幣統治華南

編者先生：由於法幣已失信用和中原戰火的日漸南移，今天的華南，經濟上已完全爲香港滙豐銀行所統治。廣州是華南數省經濟政治的重心，綏靖公署和金融管理局的所在地，但在此市場上所流通的，表面雖是法幣，事實上却是滙豐銀行所發行的『港紙』（廣州人稱港幣爲港紙）。所有交易，自出入口貿易以至柴米油鹽等零星交收，無不直接間接以港幣爲單位。上下九甫及財政廳前一帶，到處都是專營找換港幣的金舖和香煙舖，其兌換的方便與使用的自然，幾乎和香港一樣。若果地面上沒有懸掛國旗，很容易令人懷疑此間已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達官貴人固然要推出法幣，搜購『港紙』，以求財產的安全，卽升斗市民，如黃包車伕，擦鞋童子及小公務員等亦無不競以所得，兌換港幣，以免遭受法幣每時每刻貶值的損失。一般市民對於港幣行情（卽兌換率）的起落，每日自開盤以迄收盤，卽可如數家珍的輾轉奔走相告，精神上，生活上，已儼然成了港幣的俘虜。

這些現象，表面看來，似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結果，但試看政府這幾年來的措施，就可知道災難之來，自有其原因在。中日戰事結束後，日人把發動此次侵略戰爭的一半本錢交還我國，政府不獨沒有把握那些物資，好好利用，反而變成了接收大員的私產，或化作投機市場的遊資，遂致未見其利反蒙其弊；而連年兵連禍結，濫發通貨，從事戰爭，弄到國家破碎支離，民不聊生，結果勝利的國民反不如戰敗的國家生活來得舒服自由。有這樣一個貪汚和顢頇的政府，又何怪老百姓對政府沒有信心，對法幣沒有信仰，讓港幣乘隙而入，氾濫了整個華南。

王兆和　七月五日　廣州

廣州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爲了戡亂，廣州也在抓壯丁。起初是抓鄉下人，近來連學生亦不能幸免。抓人的地方多在長堤，海珠橋和河南一帶繁盛的街道上；時間則不分晝夜，隨時都可以發生。抓人的技術有二種，一是硬抓，一是誘擄。硬抓時由武裝同志荷槍實彈，快步上前，一面將被抓者突予捆縛毆擊，一面則大呼逃兵或偷了他們什麼東西，拖拉而去。被抓者往往莫明其妙，如在夢中，而旁觀者雖明知是這樣的一回事情，亦只好拔脚逃遁，以免遭殃。誘擄的方法是用種種手段，使被誘者進入軍隊的營地或泊於南堤附近的特種船艇中，然後進行剝衣服，剃光頭，強迫入伍。七月七日廣州各大小報紙就有一則關於私立文化中學高中部學生鍾炳南和謝建瑛二名在南堤被誘擄下艇，偷運佛山充當新兵的消息。人民身體如此不自由，政府行的什麼憲？

王兆和　七月九日　廣州

戡亂委員

編者先生：近日報載「戡亂委員會委員」名單已擬定，約千人左右，支簡任三等級俸，相當於省府委員云云。究竟此種「戡亂委員」，爲人民代表，抑爲國家官吏？爲政務官，抑爲事務官？如爲人民代表，則幷非由人民所選舉；如爲國家官吏，則任命須合法定程序。政務官須對代表人民之議會負責，事務官須依法銓敍資格。究竟此項「戡亂委員」之任命，立法院是否知情，或是否已辦理銓敍手續，報端隱諱其事，（卽名單亦不公布），難以猜測。竊以爲「戡亂委員會」之設立，於憲法上旣無所根據，於政治上又徒滋紛擾，性質不明，職掌難辨，於經濟上則徒糜國幣，大而無當，誠不知其設立之理由何在。且如組織法倘未經立法院通過，而委員已由該會遴行令派，是否合法，是否越權，亦頗爲費解。

胡家菂　七月一日　南京

關於「戀愛、婚姻、家庭」

編者先生：讀了 貴刊四卷十八期胡慶鈞先生的『戀愛、婚姻、家庭』一文，我覺得這是一篇意識歪曲的毒害青年思想的文章。胡先生提倡使戀愛與婚姻變成不相干的兩件事；贊成跟一個人結婚，而把感情寄託在另外一個異性身上；希望青年結婚以後，不要抱一種『佔領對方的心理』；而認爲這是『我們的新倫理觀』，以爲『這樣可以防止許多的兇殺或自殺』。這些奇怪的理論我個人是不能同意的。我認爲使戀愛與婚姻脫節，決不是健康的婚姻之路。婚後把感情寄託在另外一位異性的身上，祇有造成更多的情殺與自殺。如果認爲婚姻生活中的感情是不能夠持久的，因此必須『換換口味』，那麼婚姻以外的『感情』可能更不能持久，因此『換換口味』的事更將層出不窮，結果戀愛、婚姻、和家庭的基礎將被摧毀了，『反而引起社會秩序的不安與混亂』，這怎能說是甚麼『新倫理觀』呢？

黃嘉音　七月十日　上海

天津郵檢（天津讀者注意）

編者先生：貴刊十八期載讀者投書謂廈門恢復郵檢，彷彿覺得新鮮，其實在華北早已實行。天津據說是由軍警憲各單位組成，在郵局內祕密辦公，都很神氣活現，比從前日本人的氣燄還大。除對信件抽查外，還檢扣書籍雜誌，五月初曾檢扣了大批「違法」書刊，（都是由上海書店批發寄給天津的）起初堆在郵局，後來送呈到主管當局審查，卽無下落。寄件人和收件人都紛紛向郵局査詢，郵局有苦說不出，還不能公開講。其實，在目前種種管制下，哪裏還有甚麼「違法」書刊，而檢查的人，根本沒有原則，但憑自己高興，閒着無事時抽出一些畫報小說消遣消遣。很多在上海公開發行的雜誌和書籍（連「觀察」及觀察叢書亦在內）都任意扣留，據說生活書店的書全在檢扣之列。書店事業在目前根本就很難維持，如此加以摧殘，莫不叫苦，但又敢怎樣呢？說是「違法」「違法」，眞不知到底是誰在「違法」！

由元　六月廿九日　天津

編者按：由元先生信中所報告的，確是事實。有一陣我們同時接到許多天津讀者來信，說「觀察」沒有收到，原來是給郵政檢查扣留了，最近，連觀察叢書也遭到同樣的命運。至少就我們所知，吳恩裕先生所著的「唯物史觀精義」在天津一律被扣了！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二十期
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表，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笪移今：
莫如儉：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齊　星：南京世界聯合印刷廠排字工人

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儲安平

南京新民報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以後，連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聞界又盛傳本刊將繼新民報之後，遭受停刊處分。我們業已在多方面證實此項傳說。聽說當局最初會想一口氣「解決」幾個在他們認爲眼中之釘的報紙、雜誌、和通信社。其後因爲新民報的查封令發表以後，各方反應不佳，所以第二個查封本刊的命令遲遲未下。政治風雲，變化莫測，本刊命運，存亡難卜；我們願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對政府公開說幾句話。

一、政府現在自稱「行憲」，並在「行憲」以前，大吹大擂，說得一般人心癢癢地，好像從此中國，就要換個局面。其實，上海人一句話，大舞台對面「天曉得」！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撫心自問，你們行的到底是什麼「憲」！人身之無保障如故，集會結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論之遭受摧殘，祇有變本加厲。即以本刊而論，雖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說一言難盡。或者禁售，或者檢扣；經銷「觀察」的，受到威脅；閱讀「觀察」的，已成忌諱；甚至連本社出版的「觀察叢書」，也已成爲禁書，若干地方的郵檢當局，一律加以扣留。讀者申訴，日必數起，諒解我們的，把政府痛罵一陣，不明實情的，責怪我們何以欵到而書不寄；每讀來函，如坐針氈。此種情形，不僅「觀察」一家，其他同業，亦有同樣經驗。我們創辦刊物，獻身言論，其目的無非想對國家有所貢獻。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其組織既極繁雜，其活動尤極錯綜，全賴所有份子，羣策羣力，各在崗位，有所建樹；分而言之，各盡一己之獻，合而言之，充實國家之命。政府雖是治理國家事務的一個最重要的機關，但是政府並不就是國家；政府官吏，受民之託，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並非國家禍福最後主宰之人。我們不僅認爲執政人物，假如他們政策錯誤或不盡職責，可以令之去職，同時，對於過問國事，我們堅決認爲，這既是我們的權利，亦復爲我們的義務。在朝執政和在野論政，其運用的形式雖異，其對國家的貢獻則一。所以歐美民主國家，在國會裏無不有與政府相對的反對黨，在一般社會上，亦無不有健全的公共輿論：如無反對黨派和反對意見，亦即不成其爲民主政治。所以英國反對黨的官銜是「英皇陛下的反對黨」，而英儒戴雪復稱公共輿論爲政治的主權者；凡此皆爲歐美憲政的精義所在。今茲政府既稱行憲，不可昧於此義。若以爲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於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議政，務使一切民間報章雜誌歸於消滅，尤可謂糊塗太甚。抑有進者，批評政府與不忠國家絕爲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條，謂不得有「意圖顚覆政府或危害中華民國」的記載，這種限制，可謂滑天下之大稽。所謂「顚覆政府」者，亦即叫舊有的政府下台，讓新的政府上台之謂也。以言英國，邱吉爾執政時，工黨固無時無刻不處心積慮以求邱吉爾政府之顚覆，現在工黨上台，保守黨人又肆意攻詆，以求工黨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禮無罪也，今日之邱吉爾亦無罪也。再觀美國，杜威華萊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幟，以求杜魯門之垮台乎，未聞有美人入杜威華萊士於顚覆政府之罪者。就說中國，數月以前爲「國民政府」，現在則稱爲中華民國政府，此豈非舊的「國民政府」已被顚覆，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告成立之謂乎？此「國民政府」既被顚覆矣，然則亦有人蒙顚覆「國民政府」之罪名乎？說來說去，實在說不通。但是我們的政府，一看見有人批評它，便臉紅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總以爲人家要「顚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無不可替換者，政府制度尤無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講，毫無稀奇可言。祇有那些佔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來，於是今天想封這家報館，明天想封那個刊物，說到頭來，還是爲了自己的私權，不是爲了國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憲，就得把國家放在第一，一切愛國的人都有發言論政的權利，一切愛國的人都有辦報辦刊物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剝奪人民這種權利。我們反對政府一切摧殘輿論的行爲和任何摧殘輿論的意圖，我們希望政府認眞檢討自己的作風，封報館封刊物的作風，是萬萬要不得的。

二、現在大家不滿意政府是事實，然而政府應當平心靜氣的想想，你們過去所作所爲，對於國計民生，有何改善？今

日所作所爲，對於當前局勢，又有什麼補救！今日一般國民，想到國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離，無不悲從中來，欲哭無淚！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講話，不出悲憤之言，這是做得到的事嗎？在政府裏供職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時一開口就希望我們多作建設性的建議，其動機固不能謂不善，但是請問，今日的時代是一個建設性的時代嗎？今日的政府又是一個建設性的政府嗎？請問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麼建設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作破壞性的工作，我們發爲設建性的言論，政府能採納嗎？又能實行嗎？我們一貫的態度是希望結束內戰，這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我們這個建議嗎？今日普天之下，皆無飯吃之民，無衣穿之民，無屋住之民，我們現在建議，請政府給無飯吃的人以飯吃，無衣穿的人以衣穿，無屋住的人以屋住，這不是又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之而一一見之於行嗎？再退一萬步說，就說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陳之邁先生所作「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國內外讀者廣泛的重視，並譽爲一極有建設性的文字，然而該文發表以來，已八閱月矣，政府果會採納實行嗎？政府果能勵精圖治，做幾件福國利民的事，則又何懼乎民間輿論之抨擊；假如政府百事不爲，祇管自私，則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謗！今日大局日非，政權浮動，政府欲加緊其政治控制，取締一切不利於政府的言論，就其自私之立場言之，固未嘗不近情近理，但就解決國家之困難而言，固南轅北轍，無補實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會的動亂因而影響其政權，則政府應以有效方法，以蘇民困，民困得蘇，社會之動亂自平，此與封不封報紙雜誌，風馬牛毫不相關。重慶搶米，是出於報紙雜誌煽動的結果嗎？寧波搶米，又是出於報紙雜誌煽動的結果嗎？老實一句話，今日造成社會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製造社會的不安，而反將其責任嫁移到我們言論界身上，可謂不平之至。我們不相信封了一個新民報，再封一個「觀察」，社會即能趨於安定。文匯報被封，業已一年，社會秩序又何嘗因文匯報被封而稍改善。我們在此忠告政府，你們要挽回你們的頹局，就得全盤檢討，痛改前非，人民受你們的迫害，已經到了歷史上少見的程度，假如你們以爲封幾個報紙刊物就能挽回你們的頹局，那就大錯特錯了！

最後，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政府的文字，因爲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麼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眞是可憐亦復可笑！我們願意在此告訴一切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封也吧，不封也吧，我們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請大家也不必惋惜，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物價漲風的新階段

笪移今

六月二十二日以後，因爲開封失守，使正在波動中的物價，受到新的刺激，像暴風一樣更急劇向上狂漲；連上海的治安負責人宣鐵吾也不得不承認：「目前物價已陷入經濟崩潰前夕之混亂狀況」（六月二十六日正言報）。現在風勢雖然似乎和緩了一些，可是假如中國的政治經濟根本問題，不能獲得合理的解決；那麼物價暴風還要繼續以比這次更兇猛、更可怕的姿態來襲擊我們。

物價狂漲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因，是通貨膨脹，亦即是幣値跌落。投機及心理關係，不過是通貨膨脹加速以後的派生現象。只要通貨膨脹停止，投機囤積行爲，就會逐漸減少；輕幣重貨觀念，就會隨之改變。物價究竟會漲到什麼樣子，完全要看紙幣增發的情形如何爲轉移。政府宣佈三月底發行總數爲七十萬億元，財政部長王雲五於六月中旬對立法院說，發行總額爲一百三十五萬億元。我想這些都是不大靠得住的，政府不肯逐月公開發行數字，正是官話不可太信的註解（寫文章的人，因找不着眞實資料，有時也引用官方數字，是出於不得已的）。財政部次長徐柏園於五月十日在國民黨中央紀念週報告：「目前發行增加指數，僅及物價上漲指數五分之一左右，物價指數超過發行增加指數五倍以上」。無意中對發行指數的這個側面解釋，或許相當可靠。姑且根據這個說法，依三月份官方編製的物價指數，來推算三月底的發行總數，恐不會少於一百萬億元。復就王雲五所說的發行數，較三月底增加一倍的速度來看，則六月底發行總額可能達二百八十萬億元，爲戰前的二十萬倍。此外，法幣流通區域日益縮小，港幣和銀元的使用，以及實物的交換，又佔領了不少法幣的流通空間。所以法幣在名義上增加二十萬倍，實際上恐怕就等於增加四十萬倍，以此與不斷增大的流通速度相乘，還無怪乎物價要像飛機一樣的快了。

正當我們被通貨膨脹攪得昏頭顛腦時，國民黨正統派主角陳立夫，在太平

洋的彼岸——紐約——發表對通貨膨脹的另一意見：「中國爲農業國家，農業國家對通貨膨脹造成禍害之感覺，殊不如工業國家之甚。中國實行自助計劃之餘，如能獲得國外友人之大量及時援助，則相信其通貨膨脹必能遏止」（六月二十五中央社紐約電）。對於這種漠視現實的樂觀態度，我們願意提出兩點補正：（一）中國誠然是農業國家，不過，農民因受不了長期通貨膨脹的痛苦，已經自動的起來，爲拔除通貨膨脹的禍根，而在實行平分土地，對地主作清算和鬥爭了。（二）大量及時外援也不能解決問題，抗戰結束以來，據一般估計，美國對華各種援助已達四十億美元，通貨膨脹並未能夠遏止，却反而愈益惡化。又，中美雙邊協定，前天在南京簽字，按常理說，商業市場應該要平和一些。可是，「俾得在中國境內創造較爲穩定之經濟情況」的美援，這個爲中美協定「約首」所標明的願望，被兩天來的漲風，吹得暗然無光，確是值得那些「美援迷」的人深思熟省的。再看和我們處在同樣情形下的另一個農業國希臘（只有七百萬人口），自希特勒失敗後，總共從國外獲得十一億美元的援助，其經濟財政狀況，還不是愈搞愈糟嗎？所以不管工業國抑是農業國，也不管有無外援，凡是染上惡性通貨膨脹的地方，其人民必定遭殃，經濟必定敗亂。

六月漲風，不僅使薪水階層、以及廣大的貧苦人民喘不過氣來，甚至使執行「戡亂」任務的忠實將領，也忍不住的高聲大呼：「若須經濟穩定，其先決條件，即爲平均社會財富……叫貧苦人民以血肉來保護資產階級，必非甘願。物價無止境的上漲，小市民及軍警公教人員，已陷於飢餓環境中，而目前猶需衣食不周之軍警，保護唯利是圖之富豪，實欠公允」（二十六及二十九日正言報）。對物價上漲不滿的憤恨怨言，出之於上海最高軍事指揮官之口，可見問題確已嚴重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毫無疑問，目前通貨膨脹已到了無法控制的時期，物價漲風已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它已然在發揮驚人的力量，逐步否定這個不合理的財產制度。觀察近來市場變動的情形，有種種跡象顯示物價正在朝着新的危險方向發展：

第一、就金價看，在抗戰時期，金價始終遠落在一般物價之後。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政府宣佈停辦法幣折合黃金存款，金價會一度暴漲，然較物價仍低落百分之三十五。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政府頒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禁止黃金買賣，其時物價爲戰前一萬七千倍，金價尚不足七千倍。去年一年物價上漲十四倍，金價上漲二十五倍。今年上半年物價上漲十二倍，金價上漲達二十八倍以上。到了五月間，金價已超過一般物價，六月第四週物價爲一百七十九萬倍，金價却已漲到二百三十萬倍。當金價低於物價，法幣在貨物面前雖然不很值錢，但在黃金面前却還是比較值錢。當物價低於金價，法幣在貨物面前固然不值錢，但在黃金面前却更不值錢。作爲金銀代表物或符號的通貨，一旦在金銀面前表現得最無價值、最不值錢，這就是法幣崩潰，就是物價進入狂暴與混亂時期，再也無法對物價漲勢作任何樂觀的估計。

第二、法幣在黃金面前，既是跌得最慘，當金價落在物價之後，金價波動，只能說影響物價，刺激物價。然在金價超過物價時，金價對物價已處於絕對領導和支配的地位。自今年三月以來，每次物價狂漲，無一不由金價作祟。擒賊先擒王，要想壓抑物價，必先壓抑金價，必先提高法幣對黃金的購買力。可惜，這是很難做得到的，因爲政府在法律上根本不承認有黃金交易，更沒有恢復拋售黃金的可能。平抑金價的唯一辦法，端在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使資金投入生產事業。但在農村要求平分地權，城市要求財產革命的今天，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黃金，已成爲一致追求的財富目標，覺得再也沒有比黃金更安全，更能獲得厚利而又便於逃難的東西。正如詩人徐志摩所寫：「黃金成了人們的新寵，它佔了白天，又霸住夢」。於是黃金便成爲愈貴愈買，愈買愈貴，物價自必追蹤而上，直至法幣變成馬克而後已。

第三、通貨膨脹的本質，是惡性的強制借款，是政府對人民抽取的特種捐稅，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一種剝削，尤其對公教人員，以及靠薪水和工資吃飯的人最不利。增發出來的通貨，就像符籙一樣，不聲不響地把人民手中的錢騙走了。通貨膨脹，鼓勵了投機囤積，製造出一批旣得利益集團，使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使富人變得更富，使不富的人變成窮人，使窮人變得更窮。一言以蔽之，增發紙幣的結果，造成了貧富殊懸，階級對立的尖銳化。極少數人揮霍、享福，大多數人受苦、飢餓、死亡，以致國民購買力微薄到極點，形成銷路淸淡，漸漸感到有貨不易變出錢。以致工商業趨於蕭條，失業隨之增加，從而又擴大了社會紛擾和不安。至此，少數富豪遂成了多數窮人的生存之敵，成了人民口誅筆伐的對象。看大勢，飢餓的浪潮，遲早總要吞沒這班暴發戶的。這也是今後物價演化必會來到的一幕悲劇。

第四、工業不如商業，商業不如囤貨的時代，似乎也到了盡頭，而變爲囤貨不如購買金鈔了。戰亂阻斷了工業發展，嚇走了營運資金，糟踏了無數農田，破壞了水陸交通。通貨膨脹又普遍剝奪了人民購買力，不僅生產萎縮，商業衰退，而且連囤積的利益也受到新的威脅。假定去年底以八百萬元購買一兩黃金，到六月底就值二億三千萬元。如當時以之購買六疋龍頭細布，到六月底至多只值一億四千萬元。或以之購買市場最感缺乏的白米八石，到六月底也不過值一億五千餘萬元。這樣看來，在通貨極度膨脹下，在時局激變中，就連囤積也有走向下坡的趨勢。資金逃避第一，黃金至上的思想，現在像魔術一樣，在引人向錯誤危險的路上走。如此下去，工廠沒有人肯辦，商業少有人經營，囤積也因易惹指斥而使人冷淡，這個社會我們不懂怎能維持下去，國家怎能站得住？

第五、六月份物價上漲率超過百分之百，確是十年來經濟生活上的空前大變。「當前情勢確已至兵臨城下」（白崇禧語，六月二十九日申報），在此資金逃避益激，拜金主義益狂之際，物價自然以更高的速度飛漲，恐怕薪水發工資，也快要改爲由一月一發、而半月一發、一周一發，三日一發，甚至一日一發了。如果把六月份物價漲風當作「經濟崩潰前夕」的指標，那麼不久就要來到的每月上漲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四五六百時，誰能否認那不正就是名實相符的經濟全面崩潰呢！

物價變化的這些特徵，已明白指出：今日物價已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已經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轉化為迫切的政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也絕不是什麼老生常談的管制金融，檢查倉庫，監視市場，取締投機所能濟事。在物價形勢愈來愈險惡的時候，若仍採取過去行之無益的那一套，只有加重人心不安，促進資金退藏。因此，我們認為全盤改變生產關係，徹底刷新社會組織，才能順利應付這個日益逼人的物價事變。

七月五日夜

補記：本文付排之後，適上海雜誌界為抗議航空新聞紙不合理加價而停刊。一週多來，政府出動軍警，全力「鎮壓颱風的人為因素」，畢竟未能挽救頹勢。七月十日的物價指數為二百九十三萬倍，較之上月二十六（即六月第四週）上漲百分之六十五，員工生活指數，也改為半月公佈一次。形勢比人還強，無情的商場變化，充分證明物價確實到了萬分嚴重的新階段。

蘇聯準備發動世界戰爭嗎？

Is Russia Prepared to Make World War?　　Reader's Digest, June 1948.

Henry J. Taylor

作者美國 Henry J. Taylor 是國際聞名的記者兼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廣播電台上有名的時事問題分析家。他對於世界經濟問題有了二十五年長期的研究，基於他的心得從事寫作。本文的資料，大都得自瑞士和瑞典的一些工程師、銀行家及商人們的情報。這些人是經常在蘇俄工業中心區來往的。

在一九三〇年以後，作者對於納粹全體主義的經濟所引起的戰爭威脅作了一個有系統的研究。他的一些結論，都已證明非常正確。現在，他經過了數月的搜研，正從事於蘇聯的分析。

蘇聯能夠發動世界戰爭嗎？這是目前面臨我們的一個最大問題。蘇聯也和我們一樣，要計劃戰爭，必須從她的工業方面打好基礎。關於蘇聯的經濟情報固然不多，但許多重要事實是可靠的。現在我們從她的人口和其本國的設施來談起。如果認為蘇聯是一個領土廣大而富藏無限的國家，這是錯誤的。

蘇聯大於德國四十五倍。但有一半以上的區域是森林；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區域是沙漠或半沙漠；在其餘的部份中僅有八分之一是真正的膏腴地帶。蘇聯為維持其一億九千二百萬人民的生存，而其可耕的地畝只及美國用以維持一億四千二百萬人民的那麼多。所以以蘇聯的糧食產量來供給她日增的人口，總是相差很遠。所以蘇聯是世界上一個饑餓的國家，過去如此，將來也會繼續如此。

蘇聯人民約有五千萬疏散在遼遠的邊區，他們淹沒在廣闊的森林地帶和北極地區的苔原（tundras）。因此全國從事生產的人民也只有美國那麼多。

蘇聯大部的工業集中在一個三角形的區域，西邊從列寧格勒和烏克蘭起，伸延到西伯利亞中部的新工業區。顯只是蘇聯整個領土的一小部份，而這小部份就是她經濟開發的主要基地。而且這個基地是最易遭受威脅和破壞的。

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就現在講，亦不及我們在本世紀開始時——四十八年前的產量。

我們已經知道，這次戰爭對於德國、義大利、日本、和英國的損害。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所受的損害為最大。她損失了百分之五十八的鐵道車輛，百分之四十五的鋼鐵生產力，百分之四十四的發電力，百分之五十五的煤產，四分之一的生畜，以及數字龐大的房舍、建築、和橋樑。

戰爭結束的時候，蘇聯的經濟能力已經從美國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事實上并不完全順利，——到了一九五一年蘇聯才可以達到我們一九〇四年——四十四年前——所保有的工業生產力。到了一九六〇年她才可趕得上我們一九一八年的生產量。

當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史達林提出第四個五年計劃時，他說過：「基本的任務在於恢復戰前的工業水準，并進而超過這個水準……達到這個目標，或者還需要三個（如果不更多的話）新的五年計劃。但是，我們必須去作」。假使你細心地研究這個基本方案，分析史達林的目標，并且根據那些最樂觀的數字（儘管蘇聯從未實現過一個五年計劃）來求結論，則你可以發現很多重要的事實。

史達林宣稱，石油增產的目標到一九五一年應年產六千萬噸。這個數字在自由主義的美國已於二十八年前超過。一九四七年我們的產量是二億七千萬噸。蘇聯因為可用的石油供給量不夠，不得不盡可能地用煤炭或其他固體燃料來代替。

服務於蘇聯燃燒部門的瑞典工程師們，近來發現蘇聯的煤產有百分之三十是用在鐵路機車上，另外百分之三十則用以發動電力，因此只有百分之四十用之於工業——包括鍊鋼焦煤在內。史達林在這次五年計劃中，煤炭增產到了一九五一年要達到年產五億萬噸。這個數字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超過。

關於鋼的產量，史達林想於這次五年計劃的末期或次一個五年計劃中達到年產六千萬噸。這樣的數量，美國在這次戰爭末期差不多已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蘇聯也缺乏若干重要的軍用物資——鎢、鉬、錫、錦、尤其是橡皮。她沒有安全的海外運輸線可以得到天然的橡皮，同時她也不能建立一個極度複雜的工廠來製造人工橡皮。

蘇聯的弱點還不只此，其最顯著者是她的運輸。國外方面，就她可用的船舶來講，情形還不太壞。戰前蘇聯的商船有一百萬長噸（gross tons——約等於瑞典的噸），後來因為美國租借法案的贈與，再加上戰後從法國、義大利、芬蘭所取得的船舶，她的商船噸位差不多已增加了一倍。而且，日本的造船廠現正計劃建造一百七十五隻船和蘇聯交換煤焦。

就國內運輸講，問題則非常嚴重。公路少而且壞。較好的只有從莫斯科北達列寧格勒，西達敏斯克，南達基輔和哈可夫的那幾條。車輛大都是在這些城市中行駛。

笨重的運輸在西歐多藉助於河道，蘇聯的河道也是缺乏的。除掉幾條常常凍結的大河以外，蘇聯境內沒有水運可言。因此她的國內運輸量有百分之八十三要靠鐵路運輸。但是，即在三角形的工業地帶中，鐵路系統也極不完善。蘇聯的鐵路哩程和我們七十六年前（一八七二年）的相等。而她的領土比我們的差不多要大三倍。現在蘇聯全

國的鐵路只有五萬七千哩，而我們則有二十二萬六千哩。鐵路運輸是蘇聯經濟最主要的障礙。在今後若干年中它將妨礙蘇聯的進展。

卽在這次五年計劃中，蘇聯也只決定新增路線四千五百哩。其所如此者，因爲戰前集中在西部的鐵路網經納粹佔據後已經劇烈地破壞，目前必須先圖重建。蘇聯氣魄最大的鐵路事業，是所謂「南部西北利亞幹線」（South Siberia Magistral）。同時値得我們注意的，在這條橫貫烏拉爾和西北利亞三千哩長的鐵路線將要推行電氣化。

蘇聯對於鐵路上的許多設備，不得不急於更換。許多舊的機車現在還在使用，各種各樣的車輛都是從德國和其衞星國沒收得來。據瑞典的工程師所看到的，蘇聯的設計者現正仿製美國型的機車，而其產品很好。

我們硏究蘇聯的汽車工業，也可知道許多情形。汽車工業也和其他工業一樣，是國有國營的。汽車的設計，在基本方面并沒有它自己的特點，只是英美汽車的仿製而加以不關重要的變更，儘管這樣，蘇聯的汽車是脆弱的，其小型客車的平均壽命只有八千哩。

看看蘇聯利用人力的情形，也可知道她作戰的潛能有多大。在「經濟問題」（莫斯科的一種雜誌）中，有這樣一個記載，卽：把新澤州南安波埃（South Amboy, N. I.）的電力輸送站和蘇聯肯莫洛夫（Remerovo）的輸送站作一個比較。這兩個站的輸電量相等，但美國站只僱用五十一人，蘇聯的則用四百八十人。公事房的文書工作，美國站只用十七人，蘇俄站則用九十一人。大概地說，在共產主義經濟體系下，發電一千瓩須用十一個人，在美國只須二人。

煤礦方面也可看出這種情形。在美國，地下的瀝青煤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機器掘出，百分之六十是用機器裝儎；只有百分之四是用鋤鍬等工具開採的，在蘇聯大部份的煤是靠人工來掘的。

蘇聯煤鑛，和所有的工業一樣，充滿了不事生產的員工。最近到過蘇聯頓巴士（Donbas）產煤區的瑞典工程師們看出了這種情形，卽：每四個實際挖煤的礦工，卽須配合一個蘇維工程師、監督員、技術員、政工人員、或武裝警衞。那些實際挖煤的礦工，簡直是奴隸工人。在蘇聯，這種被強迫而工作的奴隸工人，人數或多過美國的產業工人。但是，在共產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奴隸工人，其生產效率遠不及自由經濟體系中的自由工人。

除掉中國和印度，蘇聯的人力在世界上是最多的。可是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就整個蘇聯講，還沒有我們伊里諾斯（Illinois）一州的多。從一些精確的估計中可以看出，卽令到了一九六〇年，蘇聯每人的生產量，也只能達到美國三十年前每人生產量之一半。

史達林在前三次五年計劃中，原想由若干官辦的工商學校訓練大批技術工人。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這些學校所訓練出的技工也不過一百萬人。關於這方面的情形，現在還是進步很慢。在現行的五年計劃中，史達林是想訓練出六百萬技術員工。縱然蘇聯能於將來達到這個目標，其數目僅與美國製造汽車的技工人數不相上下。

然而我們美國人對於我們的整個經濟，也須加以折扣。因爲蘇聯目前的工業生產，有百分之六十可用在軍事目的——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特別低——所以美國的全部生產，只要百分之四十卽可應付軍事上的需要，對於我們和我們經濟的安定不致有很大的影響。

另外還有一點，我們也須緊記，卽：蘇聯經濟方面的若干弱點可以藉助於那些衞星國的生產來彌補。而且，蘇聯也經常從西歐、英國、和美國方面輸入物資和技術援助、不過她從國外取得的物資和技術援助，現在已經比戰前減少了。從德國、瑞典、瑞士等國找來的專家們，大都在電子學、航空設計與製造、造船、和兵工製造等四個部門有所成就。

再說到原子彈的問題。蘇聯何時能夠製造原子彈，而且大量製造呢？

英美第一流科學家，都承認蘇聯科學家對於原子彈的一般情形是知道的，至於如何使原子彈發生連環反射作用，這個步驟，他們也許尙不了解。但是，對於蘇聯有一個最大的難題，卽製造原子彈須要有極度複雜的工廠設備。原子彈是工業發達到極點的產物，我們的原子彈，正象徵我們極度複雜的工業金字塔上的一個頂點。例如，放射的危險性必須有一種自動的機械來控制；原子工廠的各部門，必須無定限地工作，不必人工來照料。就這方面講，蘇聯的科學水準是不夠的。製造原子彈需要一些高度的基本工業，這些工業中的技術水準和生產能力，以今日的蘇聯來講，比較美國的落後了二十年。

然而，我們可以假定，蘇聯終歸可以建立這些必需的工業，因而總可以造出原子彈來。但是等到了蘇俄造出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美國所造成的當已等於蘇聯十八年的產量。

現在我們可歸結到，蘇聯的經濟能力是否可以對付世界戰爭？

蘇聯是世界上一個搗亂份子，她確實給世界和平以莫大的威脅。但是蘇聯的弱點是出乎一般想像以外的。如果在她的國內或鄰近她的國境作防禦性的戰爭，她可能很有力量，但是要想進攻美國，或像一九三九年軸心國家（德、義、日）那樣地向外進攻，則蘇聯的力量實在太弱——再過若干年她還是太弱。

蘇俄的力量是在她的領域以內——她那跨越歐亞兩洲的領域，佔了地球的六分之一。這種地理上的位置，幾乎是不能攻陷的。因爲這種地理上的優勢，使得她有充分的防禦力量，更因此使得她可以用現在的態度來對付我們。她在國外用政治掠奪的方式，用第五縱隊的組織，以及在若干國家（包括我們美國）使用心理戰術，把整個世界造成一個動亂不安的局面，藉此來減弱其他一切國家的力量而她自己并不支付怎麼大的代價。

蘇聯并不須要實際的戰爭，而且她也不想有這樣的戰爭。克林姆宮的人們看到過美國在這次戰爭中給予德國的損害。他們決不願意自己的國家也受同樣的損害。

克林姆宮有一個較妙的主意，時時刻刻照這個主意在做，這就是，希望我們超過戰略需要的範圍，在國內外多多地做些愚蠢而浪費的事體，使我們的經濟走上自殺的途徑。目前蘇聯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想使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陷於過度緊張，藉此摧毀我們的經濟統系。她希望我們自己混亂和過度浪費，讓我們的力量消蝕在自己的國內。這樣她才可以高枕無憂。她知道，我們在世界上的力量也卽是國內的力量，國內的力量消失了，世界上的力量也就完了。

我們必須認識，這就是蘇聯的基本方策。我們必須把這個事實緊記在心，來籌劃今後的對策。

郵票九折

前次我們報告，由於讀者「郵票代洋」，我們已積存了一億多小額郵票，一無用處，損失很多。不料最近「郵票代洋」的情形越來越普遍，特別是預約觀察叢書的。很多的讀者寄來的都是郵票，叢書預約，我們已經賠累不堪，看到寄來的這麼許多郵票，眞是啼笑皆非。我們現在已有七億以上的郵票，而且都是五千元左右的小郵票，這叫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現在祇好向讀者宣布：（一）以後讀者郵票代洋，一律請以二十萬元以上之大額郵票爲限，二十萬元以下的郵票不收（二）郵票一律九折計算，以減損失。（經理部啓）

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

莫如儉

紐約時報六月二十日登刊該報駐中國記者竇奠安北平來電，報導關於北平各大學學生的政治傾向，標題上面兩行是：「北平各學校顯示赤色傾向」，下面三行是：「百分之七十學生擁護共產黨——教授亦轉變」。

紐約時報以五百多字的篇幅登載這個電訊說，據與北平各大學有關係的中美人士估計，北平一萬多大學生一年前約有半數傾向共產黨，這個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教授中亦很多贊成共產黨。有大部分教授本來稍傾向政府的，現在亦憎惡政府，已準備接受共產主義。同一電訊中還提到學生反美運動的情形和原因。

這是美國人在中國看中國大學生對國事和外交的態度。湊巧得很，留美中國大學生正也做了一個有關的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是：「主張政府消滅共產黨的佔百分之十八，主張共產黨掌政的佔百分之二點七，主張組織聯合政府包括中共和其他各黨派的佔百分之五十一點一」。

這個測驗的名稱是：「中國學生意見測驗」。所謂測驗，即仿照美國蓋洛普（Gallup Poll）辦法，用一種問卷的方式表示各人意見，並且是不記名的。

主辦這個測驗的團體是北美中國學生基督協會。測驗對象是美國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發出的問卷共二千三百份，答覆的共七百十四份。這七百十四人中，五十四人是僑生在美國的。

測驗問題的範圍：（一）個人經歷，（二）對國內政治現況的意見，（三）對長期經濟政策的意見，（四）中國對美蘇外交關係的意見。

根據這四方面再開列具體問題，答案的結果統計如下（左面數字代表投票數目，括弧內數目代表百分數，總票數660）

答案人的統計：

性別

2(0.3)：	未答覆
509(77.1)：	男
149(22.6)	女

宗教

11(1.7)	未答覆
304(45.6)	基督教
12(1.8)	佛教
0(0.0)	回教
5(0.8)	其他
331(50.2)	無宗教

修習分別

4(0.6)	未答覆
178(27.0)	工程
43(6.5)	醫科
121(18.3)	自然科學，數學
104(15.8)	社會科學
66(10.0)	法律，商科，行政
37(5.6)	語言，文學
36(5.5)	教育
18(2.7)	神學
53(8.0)	其他

出生地處

8(1.2)	未答覆
87(13.2)	鄉村
93(14.1)	小城市
472(71.5)	大都市

何時抵美

5(0.8)	無答覆
317(48.0)	1947年秋後
221(33.5)	1944至1947
85(12.9)	1942至1945
28(4.2)	1937至1942
4(0.6)	1937前

經濟主要來源

11(1.7)	未答覆
262(39.7)	家庭
85(12.9)	政府公費
163(24.7)	學校獎學金
103(15.6)	半工半讀
36(5.5)	其他

1. 你覺得中國土地制度應怎樣改變？

16(2.4)	未答覆
218(33.0)	耕者有其田
307(46.5)	組合作農場
65(9.8)	組集體農場
40(6.6)	保持現狀
14(2.1)	其他

2. 達到中國工業化最好辦法：

9(1.4)	未答覆
45(6.8)	輕重工業和公用事業全部國營
340(51.5)	重工業和公用事業國營
32(4.9)	輕重工業和公用事業 全部私人經營
71(10.8)	輕重工業和公用事業 政府與私人合資經營
63(14.2)	採用合作制度
94(9.5)	重工業和公用事業 政府與私人合資經營
6(0.9)	合作制度兼重工業公用事業國營

3. 我覺得欲求中國和平要：

12(1.8)	未答覆
119(18.0)	國民政府消滅共產黨
337(51.1)	組織聯合政府包括中共民盟和其他各黨派與無黨派份子
118(17.9)	採行各省聯邦制
21(3.2)	分為各獨立區
18(2.7)	由中共掌全國政權
7(1.1)	由聯合國仲裁
28(4.2)	其他

4.中國自由分子在目前應該怎樣？

26(3.9) 未答覆
101(15.3) 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政府
20(3.0) 以個人資格與中共合作
129(19.5) 另組新政黨與國民政府合作
29(4.4) 另組新政黨與中共合作
262(39.7) 另組新政黨與自行獨立路線
65(9.9) 不採取政治行動
28(4.5) 其他

5.你認爲最近的選舉和頒佈憲法是眞正表示走向民主政府嗎？

11(1.7) 未答覆
125(18.9) 是
323(49.0) 不
20(34.0) 不一定

6.在目前情況下我覺得美國援華應採取的方式：

9(1.4) 未答覆
233(35.3) 以經濟和軍事援助現政府
258(38.8) 以經濟和物資援華限於建設之用
94(14.2) 僅援助救濟品
68(10.3) 甚麼都不要

7.你以爲蘇聯軍事援助中共用甚麼辦法？

30(4.5) 未答覆
43(6.5) 根本沒有
436(66.1) 以東北日本軍火轉交
130(19.7) 從蘇聯運軍火來
21(3.2) 其他

8.照你判斷所謂「反美」運動是由於：

25(3.8) 未答覆
109(16.5) 因人民增恨有些美國人的個人行爲不良
198(30.0) 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戰
61(10.8) 反對援華附有條件而損害中國主權
21(21.8) 由於中共鼓動
143(9.1) 是向美國抗議，因爲美國援華不充分
53(8.0) 其他

這個測驗在今年三月間開始，到四月十日截止，到六月初才把全部結果統計成立。美國民意測驗發明人洛普博士（George Gullup）說這個測驗從各方面看來是做得不錯，可以代表現在中國留美學生的意見。問卷因爲收件人地址變動或錯誤，和其他原因未答覆的，但問覆的佔發出問卷總數百分之三十三，成績算好的。美國的蓋洛普從來亦未超過百分之五十。

把各問題分別來看，關於經濟問題，留美大學生中百分之九十認爲不耕者不應有其田，但贊同耕者有其田的僅三分之一，主張保持現狀的僅百分之六點六，土地制度他們半數以上主採用合作農場(46.5%)和集體農場（9.8%）。

工業方面，多數（59.2%）主張重工業和公用事業國營，反對這個主張的僅百分之五，主張輕工業國營的僅百分之六點八。

對於內戰與和平問題，四分之三的人認爲內戰應立即停止，半數以上（51.1%）認爲組織聯合政府包括中共爲最好辦法。但抱持這個主張的人中，很多人懷疑國共是否能夠合作，所以贊成國共兩黨各自治理自已的區域，用成績來比賽。有些人主張乾脆分割爲幾個獨立區，或請國聯仲裁，不過這是極少數。

自由主義者目前應取的態度，半數以上留美學生主張中立，百分之三十九點七主張組織第三種力量，主張不採取政治行動的僅約百分之十。

關於美國援華，多數（64.7%）反對軍事援助，這點與他們對和平的願望是一致的。有四分之一的人懷疑政府是否能善用美援作建設之用。但那些主張美國目前不要給中國援助的人並不限於那些希望中共勝利的人。對於反美運動的性質，意見分歧，一般而論，認爲是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戰，侵犯中國主權，憎惡美軍的凶暴行爲，在某種程度上，受共產黨鼓動。

蘇聯援助中共四分之三的人相信僅限於轉交東北的日本軍火。

最後關於最近的選舉和頒佈憲法，半數的留美學生認爲沒有意義，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懷疑。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雖有三分之一的人勸告自由主義分子與政府合作，但這些人中相信政府眞正欲求民主政治的，不到五分之一。由此可見他們對自由分子的勸告是出於勉強的，覺得沒有更好的途徑可循。

從這個測驗的結果看來，目前在美國的大學生對於久遠的基本經濟政策是主張社會主義，對於局勢的態度卻不很明朗。他們希望中國立即和平，但很多人不能確定怎樣才能達到這個願望。他們之中，大多數雖或希望國民政府能改進，但並不信任政府，他們也不信任共產黨。多半的人認爲組織聯合政府以求國共兩黨合作，仍然是解決目前中國問題的最好辦法。（六月二十五日自美國寄）

悼柏蒂也夫(Nicolai Berdyaev)教授

潘光旦

（編者按：柏蒂也夫所著「奴役與自由」一書，已由光旦先生着手翻譯，列爲計劃中的「觀察譯叢」第一種。）

我不認識柏蒂也夫教授這個人，不過在抗戰期內，有機會讀到他的幾本著作，特別是『奴役與自由』一書，覺得他的思想和議論，在我所接觸到的有限的西文作家裏，是最能得我心之所同然的。儒家說不役於物，佛家說心無罣礙，近乎道家的說不凝滯於物，我覺得柏氏就是能這樣想與這樣做的一個人。在舉世有罣礙至於自掘陷阱，多凝滯至於墮在膠着，奴役於物至於出賣了性靈的今日，他的話眞有如空谷足音或沙漠中的人語，聽來異樣的親切。最近聽說他作古了。日期是本年三月二十三星期二；地點是

靠近巴黎的一個小鎮叫做格頼瑪爾（Clamart），在他自己的寓裏。春秋七十有三。

柏氏是從精神的艱苦中奮鬥出來的一位思想家。我們看他的姓名，知道他是俄國人；算他的年齡，知道他生當俄國的革命運動孕育而滋長的時代；讀他的作品，知道他的思想出入於社會主義、宗教哲學、基督教的神學、英法的自由主義，而終於歸結到他自己的新基督教觀和人格論（Personalism）。他和許多俄國青年一樣，很早就服膺了馬克斯主義。但他又和他們不一樣，而和其中一小部分宗教意識比較特別強烈的同志一樣，不久又皈依了希臘正教。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裏，在索羅維也夫（Soloviev）的倡導之下，俄國的智識分子中間，曾經有過一度自由主義的復興運動，柏氏也是參加而有過貢獻的一分子。不過這是比較短期的，那時候他比較關心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把社會主義的理論之枝，好比接樹似的，接上正統神學之榦。不用說，這一番苦心他是白費了的。接着政治局勢的種種變化終於教他不能再懷抱此種苦心，以至於不能在本國立足。從此，一直到他的暮年，他和社會主義與一般的政治理想也就越離越遠，而對於基督教哲學的看法，則越來越嚴肅，越富有玄妙的色彩，其最後所到達的人格論便是這種哲學的中堅部分。

我對於柏氏的生平知道得並不多。不過一部分重要的節目是可以考見而值得在此介紹的。他於一八七四年生於俄國烏克蘭的基輔（Kiev）。十九世紀的最後的三十年是俄國革命的萌蘗時期。馬克斯的資本論譯成俄文，是一八七二年的事，早於柏氏的出生兩年。社會主義的智識分子，從此逐漸增加，而對於都市的工人，一些祕密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也在這時候開始。接着二十年間，他們結合成不少的馬克斯主義的小團體。而到了一八九八年，在普萊卡諾夫（Plekhanov）與列寧等人領導之下，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終於成立。柏氏是在這種氣氛裏長大的。他研習過馬克斯的學說，也參加過小團體的活動，也曾因此被判處徒刑，發往西伯利亞的工場效力。他大概也進過民主社會黨，但我們不能確定。無論如何，到了一九〇〇年，他終於脫離了政治活動，而開始他的著作生涯。他的最早的作品似乎是一篇論文，『社會哲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發表於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九年，他和其它六個作家合寫了一本論文，叫做『路標』，對於當時俄國智識分子的反宗教的立場，痛下了一些針砭。這在彼時的俄國，是很著稱的一本書。『從馬克斯主義到唯心論』，是近乎一種自白的作品，專敘他早期的思想的發展的；而『創造的意義』一九一六年）則爲引用了柏格森的哲學來替宗教的辯護的一方面作辯護的一本作品。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列寧親自聘請他擔任莫斯科大學的哲學講席，他也應聘任教了。但他總覺得不自在，覺得和革命後的環境對他總有幾分鑿枘，政府對他自也不會太優容，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於兩度被拘禁以後，遭受到放逐出國的處分。

離開他的祖國以後，他最初在柏林寄寓。他創設了一個俄國學院，專攻哲學與宗教。後來又轉移到法京近郊的格賴瑪爾，學院也跟着走。他所編寫的一種俄文期刊，叫『道』（Put）的，就是在格賴瑪爾開始的。自總入法的年月，我們不詳，但不會遲於一九二七年，因爲在『自由與靈性』一書的引言後面，他簽註着，『巴黎——格拉瑪爾，一九二七』。無論如何，他寓此前後有二十餘年之久，一直到他去世；在第二次大戰德軍佔領期間，他也沒有離開，德軍也似乎沒有騷擾到他。一九三九年以後，他曾一度被巴黎大學聘爲講師。

他的作品全都是用俄文寫的，但比較後期的若干種大半已譯成英文。他在英、法、美等國的資望極高，學術界都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純正的宗教教育家。屬於後期的著作裏，比較特別重要的有一九三一年的『俄國的革命』和一九三三年的『我們的時代的結束』。在後一書裏，他一面敘到俄國革命的影響，一面發表他對於文明前途的一種看法，認爲文藝復興的時代到今日已是夕陽雖好，漸近黃昏，人文主義的哲學亦將隨而消逝，而迎面而來的是一個新的中古主義的時代。在柏氏許多見地中，這是提到得最頻數而也是最有啓發性的一個。

再後是一九三七年的那本『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他認爲俄國的布爾扎維克主義，一方面雖有馬克斯主義的淵源，一面却很分明的是一個獨特的俄國的產物；又認爲布爾扎維克革命所根據的馬克斯主義，祇是主義中的『烏托邦』的或理想的一部分，而不是『科學的』一部分。此後他又發表了一兩種有些折衷性的哲學作品，『孤獨與社會』，和『靈性與眞實』。『奴役與自由』一書則成於一九三九年（英譯本，一九四三年），代表着他的全部哲學思想的一個複述和歸結，就是人格論，亦可稱爲人格社會論。他對於早歲研習的社會主義，始終沒有忘情，不過幾經估價之後，終於還它一個應得的地位。意思也就等於說，健全的社會必須從每一個人格出發，而歸宿到每一個人格。去年他又寫了一本最後的作品，『俄國的觀念』，他就他的新基督教的立場把俄國思想的全部最後又解釋和估計了一番。此外，他還有兩種後期的作品，『人的命運』，和『歷史的意義』，年代不詳，我但知『人的命運』的英譯本則出版於一九三七年。

我們今日追念柏氏，不能不把他的人格論用極簡單的方式介紹一下。人可以有三種不同的狀態，或三種不同的意識結構，可以用三個名稱來代表：主人、奴隸、自由人。奴隸的不自由是顯然的。主人也不自由，因爲他必須有奴隸的對待，不能獨自存在，而無所罣礙。唯有自由人纔眞正的自由，眞正的完成了他的人格。天地之間，可以奴役人的事物實在是太多了；常人不察，以爲許多事物决不會奴役人，或以爲只有人有力量使用它們，支配它們。柏氏以爲大大的不然，越是這樣被看待的事物，越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教人肝腦塗地，教人形神消失。他在『奴役與自由』一書中幾乎把所有想得到的事物，從極抽象的到極具體的，都討論到了：存在、上帝、自然、社會、文明與文化、自我、主權與國家、戰爭、民族與種族、貴族與階級、資產與金錢、革命、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以至於一切烏托邦的思想、男女性別的性、審美與藝術、歷史——無往而不是奴役人的事物。金銀、戰爭、性別，一類的事物會使人成爲奴隸，貪財、好色、爭權、奪利之輩，終於不免自貽伊戚，至於自召殺身之禍，這些，我們是瞭解的；但其餘，連同上帝在內，也會向人頤指氣使，生殺予奪，却有些新鮮得出奇。柏氏是一位基督教思想家，竟毫不客氣的把上帝列入奴役人的頭目（slave-drivers）的黑名單中，初看更見得突兀。而柏氏說來，却無一處不發人深省，使讀者自覺其平日的所作、所爲、所思念、所信奉、所感觸、所喜悅的種種，一不留神，便隨在可以成爲他的最殘酷的主人！柏氏自己是作古了，但他留下這一支『當頭棒喝』，留待後死的人消受，當前國家與國際局勢的能否澄清與澄清到如何程度，就要看我們能否消受與消受這一棒到如何程度了。

物價天天跳·還是定閱好

最近本刊售價，時常調整，照一般趨勢看，也許以後每期都要加價。讀者如欲避免漲價，仍以定閱爲宜。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一、多災多難的責任內閣

「身不滿五尺，心雄萬夫」的翁詠霓先生，自組閣到今天，已近兩個月了。這眞是不平凡的兩個月！議潮如沸，物價如火，前方軍事如電閃雲翻，身在南京的人，要不是習於痲木的話，差不多都要成了神經衰弱者了。看翁先生和他的閣僚們，還是那樣雍容應付，眞可以說是膽大包身！

翁氏組閣，本是一個意外的事件。當張岳軍被假投票否決了之後，當局確實赫然震怒！始則賭氣不管，繼則有拿出戡亂緊急條款的打算。幸虧王亮老和王雪艇以憲法解釋者的姿態進言，謂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三案都無關係，還是提出人選，徵求同意，免得國內外不滿意的人們看笑話。匆匆地決定，匆匆地便想起有學者清望和做官火候翁詠霓先生來了。立法院本可無話。但以陳立夫被申斥而藉詞出國，CC諸公，不免稍動肝火。同時又看到「反對派」以放炮而出頭，也何妨放兩炮呢？於是纔有立法院疲勞轟炸的質詢戰，對翁先生迎頭痛擊。儘管動機不一，有的是酸素作用，藉題發揮；有的是暗抗統治作風，乘機出氣，可是翁先生被質詢得手忙腳亂，兩目無神。尤其難堪的，閣僚裏本不和諧，老閣員如張、如谷、只是袖手旁觀；新閣員僅一王雲五、成爲衆矢之的，如不是「官邸」發話，可能的不得下台。

當着立法院正表演其「民主」大戲時，司徒却大發肝火，發出一篇警告反美援日政策的聲明。措詞生硬，體面毫無，簡直傷着中國人傳統的「面子」主義，以「接應美援」爲號召的翁閣，對此如何應付，簡直大傷腦筋！本來這篇聲明，所指責的實在是另有其人，和英國人對焚燒沙面領事館的看法一樣。據說他們認爲：CC一派不滿美國人，尤其對司徒着手扶持中國知識份子的行動，非常厭惡！現在這種顯著的錯誤政策——援日，出現在美國政府，使中國人普遍的傷心恐懼！趁此着手策動一種運動，以表現點顏色給「大少爺」看看，既可以博取朝野人士的同情；又可以打擊平素所不快意的方面，何利如之！因此才有了這個廣泛的「運動」，擺點主子的顏色給暗中人看看。此消息是否正確，不得而知。政府只好一面說點模稜兩可的官話，一面歸怨於「匪黨陰謀」，拖過這一場風波！

以上兩個場面之外，六月下旬，又突然掀起漲價狂潮。再加之中原戰事的挫敗，多災多難的新閣，已經「搖搖欲墜」了！

二、萬變不變的政治作風

這些時的南京政治圈中之擾攘，與所謂民主要求云者，實骨子皆是對當局領導作風之反抗。從國民黨內到政治上的各類型的人物，大抵皆懷抱着一種要求，也可以說是一種幻想：「以爲直接領導，強力統治着這多年，今而後可以改變一點吧！」一黨內「革新」的目標如此，院內的聯合派也是如此，所以一再表現反抗的意圖。只要當局所支援的人物，便予之以難堪，當局所不願做的事，便儘量主張，前者如對副總統的選舉，張內閣的垮台；後者如中原軍事責任的追詢反美扶日政策的抗辯，與財產稅的提出，皆是這種不滿心理的表現。

事實上如何呢？當局在某一次招待黨籍立委時，曾說過「你們要民主，我可以給你們」的一句話。原來民主是配給品！那末當局對此的態度，也可以推測出來了。大約十幾年來，中國的政治型態，一直循着兩條線發展：一是強力領導的「親裁」與「欽定」。人事自文官簡任武官少將以上，非得有最高的信任與批准，不能派遣；財政經濟方面，則常操着外匯使用與處理國有資產的兩道關口；軍事是指揮到團長以上。這是上面的形態。在這樣局面之下，派系樹立起來，妬寵爭憐，各以簽呈、面見，來申述自己的願望，與打擊對方的發展。操縱其間的便是高級幕僚人物。其才具手腕，最漂亮亦最周密的，便是所謂政學系的人物。蓋自楊尙清（永泰）以來，樹立了左右侍從的制度，衣缽相承，始終不去。從侍從室變到文官處，國民政府變到總統府，人猶是也，事猶是也，一切的政治變化，仍未脫掉這個窠臼。上面以條諭來指揮，下面以簽呈來答復。你們如果遇到前方的軍人，他們會訴苦說自己沒有可能指揮的部隊，或者是命令紛歧，不知道應該服從的途徑。遇到文官，他也會訴說如何的牽掣矛盾之苦！這樣情形，如何有政治責任之可言？最近一個月的大措施，如湖南、浙江、兩省主席，及北平市長的更調，閣員中內政部張厲生之升行政院副院長，政次彭昭賢之升內政部長，都是「抄餘奉達」而後見諸明令，正是說明此例。

三、戰局・市場・人心

前些時的南京人，都是籠罩在命運之神前面，毫無主張！的確，當時的局面，太危險了！從中原戰事說起，本是推磨式，捉迷藏式的互相猜測，互相躲閃。直至本月中旬，才正式揭幕。軍方的情報：陳毅留置在黃河邊東明一帶的有三個整編縱隊，這次忽渡河向魯西移轉，因此判斷此一企圖是在徐兗之間。在這裏有最精銳的新五軍，美式裝備，械足兵良，南京的大門——徐州，便靠他看家，狠怕陳毅來吃它！開封方面，始終認是佯攻，未去理他。不料開封守軍只有一旅，原來的劉汝明部，爲着兩劉不和，早已調開，防務異常空虛。劉茂恩也判斷來敵是佯攻，未作大戰的準備。於是輕輕易易，在十九日便被攻進，一度消滅一部份先頭部隊，二十一日再度攻進，便正式撤守了。統帥部看到開封危急，急令空軍馳援，飛到開封上空，與地面部隊毫無聯絡，大量投彈。當時劉茂恩正在省府抗敵，大樓被炸起火，才匆匆逃出，因之盛傳殉職。河南旅京同鄉，追悼輓聯，有「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沉痛語句。豫同鄉們鬧總統府，一哭立法院，南京社會一時眞有震撼動搖的感覺！（已見本刊上期南京通信）未結束，烽火集團的戰略是遠勢的，開封只是小插曲。次一行動：鄭州歟？陝南歟？抑或再返山東歟？都有可能。總之，他們不忘鋪着「渡江」的道路。

市場的恐慌飆風，近此時又大跳。米無市、金無市、銀元隨處猖獗，高則每元三百幾十萬，百業駭愕，不敢進貨，差不多都是有行無市。飆風的原因，當然是隨着上海市場而來，主因究在那裏？第一當然受中原戰事刺激，第二傳聞更大數目的法幣將要出籠，第三傳聞海上豪門、大亨要和立法院高呼徵收財產稅者鬥法。以劉不同公開談話，駁斥潘公展在滬市的談話說之，也許近似。政府的基礎，早已放在豪門、大亨和聞人之流身上。在可以保障他們既得利益的時候，便擁護你，什麼經濟措施都能成功；現在實力不足以保障其生存，還要找他們的麻煩，當然招致反響！何況又夾雜些派系鬥爭，儘多好事之徒，藉萬調以吸引羣衆打擊異己

北方政局觀測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北平這座飽經滄桑的古城，目前依舊是北方的政治中心。他在近代史上具有八百年建都的歷史，在地理環境上也有居內馭外的優超條件。北伐後國都南遷，政治重心南移，近幾年來北方人又屢作建都北平的要求，制憲國大時吵得更兇。政府爲了溫慰北方人心，明令定北平爲陪都，在饑餓與戰火中的人們對此殊榮並不感覺興味；而且他們是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看過多少興衰，看過異族的蠻橫統制，看過封建政權貪污與無能，那時他們曾「榮邀」首都子民的徽號，因此現在對於陪都這個名詞，非常淡漠。一般報紙上和一般人的習慣上很少用「陪都」兩個字。老一輩的人們有時還沿用着「北京」。年青一點的人還多是逕呼北平，在文字上有時把他寫做「故都」。這一切在下意識中似乎潛伏着一個北平不願做南京的陪榜的觀念。骨子裏是在北方人心中有他的不平。

事實與觀念總是有些不盡同的，儘管有些人在觀念上不願做陪榜，但南京的政治行情會直接的影響到北平。何應欽出國，北平市長熊斌下台。陳誠失勢，張伯蓮掛冠。最近陳立夫出國，何思源也就免職另有任用了。如此升升降降，北平好像是一個南京政治的寒暑表。

李的去思

李宗仁主持北平行轅（營）兩年多，他的溫厚和平，平易近人，給一般人的印象還不錯。表面上他困守瀛台，無所事事，但就在這種無所事事之中，却散佈着一些溫暖。尤其在學潮處理方面，沒有鬧過甚大的慘案，他的疏導政策，雖然不曾收到積極的實效，而在消極方面的確盡到了息事寧人的功能，即此一點已獲盛譽。所以在「六九」北平學生反扶日遊行中，軍警開槍揮棍的時候，就有人說，「要是李主任在這裏，或許不致如此。」

善緣是沒有白結的，李宗仁給予北方一般人的開明印象，實在是他在這次副總統競選中獲勝的一個主要因素。要不是北方一部分國大代表的選票，李氏的競選不見得就會得到勝利。

行轅撤銷前後，北平不時傳出李宗仁就要回到北方來的消息，他爲什麼不能回來呢？外人不知。故都的確不時在蕩漾着李宗仁的去思。在他剛剛當選之後，他的競選團的大將們回到北方來，請教授，找名流，到處談論着李氏如何闖關，如何獲得了勝利，如何丟出撒手鐧。也的確有人在幻想着李宗仁或許可以做華萊士，其實他們是太天眞了，中國不是美國，中國目前根本沒有產生華萊士的條件。

傅的困惑

現在統一主持華北軍政的傅作義，對李宗仁也懷有深厚的去思。當他初就華北剿匪總司令時曾說，「我要爲主席分憂，爲主任分勞。」因爲有李主任在北方，他可以專心致力於最握有實權的軍事，可以不被一些他不願介入的政治問題所困擾。這並不是他不關心政治，而是他在政治上希望有一個擋箭牌，他可以躲在牌後更縝密的去思攷與運用。五省中他自兼察哈爾主席，董其武主綏，楚溪春主冀，這三省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山西是他的老上司，熱河是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兼任，他一時犯不上去過問。平津兩市是華北的心臟，却也是最複雜的是非之地，暫時不劃入轄區，由行轅指揮督導，他也倒覺得輕快。不過另方面問題就在這裏，平津兩市比較其他華北殘破的省份蘊有更多的人力與物力，華北剿總對平津只有拱衛的義務，沒有指揮運用的權利，這也是他們心理覺得有些不平的。現在行轅撤銷了，平津兩市劃入剿總轄區，傅作義要想運用平津兩市的人力物力，那就不得不捲入一些公私的是非之中。

「幹部決定一切」。傅作義憑着他的整體幹部，從沙漠到海洋，以縝綴的政治幹部，來治理河北，就有點感覺到質量數量的不足了，

，來推波助瀾呢？因此，王雲五的辭職之謠傳甚熾，雖爲闢謠，却確有其必然性，只待當局的最後決定。有人認爲物價問題，將是翁內閣致命之傷。翁先生如果正視現實的話，恐怕也要難安於位!?

由軍事，物價、來看人心的反應，那就更可怕了！據一位商場裏的鞋店老闆告訴他的雇主說：「這樣下去，實貨則貨本日高，不勝賠累；不賣則無以爲生！在八月節邊，南京的商店，將無法開門，還是回家去吧！」原來這位是自戰區逃出來的，家鄉來信，對他說那邊可以生活下去，雖然是誘引，怎使他不悠然神往。

有人曾指出，政府的希望是新軍訓練，但事實漸漸透露，新軍也不是「神風」，裏面除去管理嚴密，康樂活動較多之外，還是一套形式化，操典化的傳統辦法。對兩年來的戰場失敗經驗，并未重視，加以改進，人事方面，經理方面，官兵情緒方面，也依然和其他部隊相等，並且訓練者不是統率者，依然循着老路子失敗下去。這樣，如何可以担當大任？恐怕還要另打主意。

四、新路在那裏？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今天的局面，眞是面臨最後的考驗了！所謂改革，所謂行憲後的一套，只是一切還原，一切舊東西，以僞裝姿態而出現。立法院，清一色的黨員立委，幾幾乎代表大會的重演？責任內閣的閣員，一律舊瓶裝着舊酒。

凡此種種，無話可說！更增煩惱的，却是議論龐雜，分馭的份子加多，效率更低，加深「無能」的程度。這裏幻想新路的有幾種人：第一是不得意於現政治，而又不肯安靜的論客辯士們。他們以組新黨、開座談、拉攏關係，結歡新興的有力的地方政權，做依附的準備。聽說北方傅幕人才濟濟，各方冠蓋雲集，便是一例。第二種是天眞的所謂自由份子，信賴外援，迷信本身有力量來改造環境。第三種是地方軍人，利用自治之名，或戡亂自衛的口號，整建實力，延續本身政權，再返割據局面。四川最近有籌款若干萬億，練民兵二百萬人之說。就是某將軍總體戰口號的動機，也未嘗不作此想。第四種便是少壯派有血氣的新軍人，不耐煩現實環境的苦悶與糾纏，厭惡了這些時民主波瀾的紛擾，自信力又過強，認爲政治結構老了，機能停滯了，惟有大幹一番，更和一些論客結合，採取「土革」，「清算豪門」等口號，要快意的大幹一番，在局勢惡化之前，也許對政治有直接行動之可能。當局今後的政治的控制，恐怕要更注意，新民報停刊，便是一個例，但這并不是解決問題，文人久已與實際政治無干，今天的政治資本，第一是錢，第二是兵，第三才是威權，在所謂中原戰爭勝利之後，是不是可以冷靜地攷慮一下「自我革命」呢？這就要看智慧與命運的如何了。

叢書預約諸君鑒

我們還有三本叢書，「中國在戰盤上」「鄉土重建」和「紅毛長談」，因爲何永佶先生遲遲未將校樣自美寄回，所以全部出版程序，受了影響。我們現在決計不再等待何先生的校樣，即日加緊趕印，以期早日出書，事非得已，謹乞預約諸君原諒。

再用他來治理平津，管理都市，恐怕就要更成問題了。要想多多就地取材，羅致新的幹部，他又恐破壞了幹部的整體性。傅氏左右的人對人表示，認爲孫連仲在河北的失敗，就是因爲他大開門羅致了一些不能眞爲自己幫忙的人。所以傅先生的門不能大開。聽到這話的人卻說，「孫的失敗並不是因爲開門，却是因爲關門，那些高參參議都是得不到實權的，實權實利還是落在一些老西北軍的舊幹部手裏。表面上是開門，實際是關門。」開門抑或關門是傅氏必須攷慮的，看情形門或是要開的，向那個方向，開多末寬，還不得而知。

事無鉅細，一定躬親，是傅作義處理事務的老習慣，沒有分層負責的制度，部下誰都不敢替他多負責任，他每天批閱的公文等身，有時連看報的時間都沒有。睡得少吃得少，眞可以算做食少事繁。他的幕僚們，有事無事都得釘在崗位上，大部分也忙的不亦樂乎。在剿總有一種流行病，那就是睡眠不足，他們有時感覺身體不適，到醫院裏去檢查，醫生一看他們是穿布軍服將校就說，不必仔細檢查了，請回去多睡幾點鐘覺就自然會好了。一個姓周的高級幹部很有自知之明，過一兩個星期就請一次病假，不吃不喝大睡一天再上班。這困惑中的疲勞，由上而下，據說是相當的普遍的。

張岳軍北來

如何治理平津，怎樣解決幹部問題，固然是傅作義必須攷慮的問題，而面前急待解決的是行轅撤銷以後，應由剿總組織華北政務委員會，來指導華北政治。他因爲高級政治幹部比一般軍政幹部還缺乏，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組織。這雖然是個空洞的組織，但是在政治上講資歷論地位的中國，確不能從察綏拉過幾個人來充數。就是一個察哈爾主席他都找不出合適的人來，一直由他自已任兼。政委會三個常委，以及若干委員，教他從那裏羅致呢？有些過了時的北方元老之流，也不是他所甘心願意拉出來的。一般人就在張羣來的時候估計，將來政委會的一羣新貴人，必須是對中央對地方都拿得出手來的人物，這樣人物在塞外是不能儲備的。現政府下的政治集團，只有一般所認爲若有若無的政學系儲備得最多。而所謂政學系是始終依附着一個軍事實力而生存的政治集團，在表面上看他們是政治職業分子，他有與傅作義合作的可能，但還不見得就成熟。在傅作義對華北政治問題困惑着的時候，前任行政院長張羣適時來了，這不能不敎人特別注意。華北政委會的組織成立，或許會因爲張的北來做休養旅行，而獲得催生的力量。可是傅作義是一向主張黨政軍一元化的，他不願多樹一個機構破壞了他的整體性，而增加運用上的困難，而且人事安排也頗不容易。所以在張羣留平期間，就決定了華北政委會暫緩設立，而在剿總以內設立一個較小機構，以求人事簡單，運用靈活。但是將來是否還設立呢？要看局勢的轉變，當他須要用那末一套地方型的東西而冲淡中央色彩時，那時自然會再設立的。

軍事實力與職業政團聯姻，這裏已經稍見端倪，當張羣離平飛京以後，鄭道儒發表了剿總祕書長的職務，傅的智囊之一原任祕書長王明德，讓出位置來專任政工處長。

張羣在北平停留十餘日，自稱無何任務，僅作個一般的觀察，傅作義本來給他準備好了剿總聯誼社的寓所，但他却不願住在那裏，表面上說是爲了省去不必要的酬酢，事實上倒有幾分像是「避嫌」的樣子。最後他還是搬到據說與政學系有關的北平工務局長譚炳訓家裏去，而每日徜徉於西郊山水人物之間。

「翁內閣是張內閣的延續」，早就有人做如此的看法，這次張羣北來，雖竭力避免與記者談任何有關政治的問題，他却說出「在過去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今天却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話的含意是什麼？在發言審愼中說出，並不是普通的爛調。這無異說明了「我將以在野之身，參贊朝政。」

張羣的北來，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觀察或幫助解決華北的地方問題，另一方面恐怕也還有其全局上的任務。主要的是在國內政治經濟紊亂，軍事上一面倒的不利情勢下，而中共方面發出「五一號召」，這個號召在港的左翼集團已經開始響應。他要到北方觀察一番北方文化界人士的動態與反應。將來果眞有新政協，將怎樣處理。有一個事實必須注意的，在目前情形下新政協如果將南京治下所有的政團拋開，就等於加強作戰，而無所謂協商。如果將南京治下所有或一部分政團包括在內，則橋如何架，渡怎樣擺，是個大的技術問題。這一些當然還是後話，而現在令人煩燥的夏天到了，在政治熱潮中的人須要避暑，以求腦筋淸醒鎭定。我們還記得，抗戰前的廬山談話會，是由張羣代表蔣請召開的，他這次北來，也難免再有「嚶鳴求友」的任務。至於說他的各處游歷是爲了儲備政治資本，打算在翁內閣幹不下去時，東山再起，這也是「公私兼顧」很近情理的說法。

向察綏看齊

北平究竟不是全國的政治中心，要想從北平來瞭解全局是不容易的。但是要從邊塞看北方，倒有不少「挈領」之便。傅作義及其整體幹部，在困惑疲憊中，不得不竭盡全力苦撐危局，很明顯的他要咬緊牙關，與全國各地作「撐持競賽」。而一個主要的辦法是要華北各省市向察綏看齊。

共軍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個解放區的合併爲華北解放區，可以說是專爲了對付傅作義和閻錫山的。這個新的區域是在同蒲路以東，隴海路以北，商都、圍場以南，集寧以東，包括晉冀魯豫熱察綏七個省。共區中共有二百四五十個縣市，四千萬左右的人口，把傅作義的五省兩市完全包圍在中間，他除了面向海洋呼吸外，沒有衝出去的可能，所以他只有苦撐，打着鴨子上架，敎河北向察綏看看，北平向河北看齊，天津向北平看齊，看齊，看齊，從看齊中來要求統一的步驟與做法，來與全國各地作「撐持競賽」。

抗戰時期，傅作義在抗日的大前提下，羅致了不少幹部，所以能夠撐持綏西偏安之局，直到抗戰勝利，這中間也有些人因爲國內政治局面不好離開了。勝利後接收綏遠，攻下張垣，地盤擴大了，幹部並沒有增多，爾後又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統一指揮華北五省軍事，幹部益加缺乏了。他的一切辦法，來自晉閻的很多，但並不完全相同。一句話就是在地方上要求黨政軍一元化，樹立自己的經濟體系，以比較特殊的控制作防波堤，來鞏固政權，使之不直接受外力的影響。馭下嚴密，對外客氣，刻苦勤勉而長於表演。這一切辦法施之於綏遠，擴展於察哈爾，到河北時又拉了服務於山西的楚溪春來。楚這個人對任何事都沒有成見，一切都是聽傅作義的，所以河北的所謂一切新措施，大部分是以察綏爲藍本，而參加上一些閻錫山的小技術，而且省府的主要人員民政廳長于純齋，財政廳長王志彬，保安副司令陳光斗都是傅的主要幹部，所以河北已大體走上了與察綏看齊的道路，可是還沒有見到多大的實效。

平津兩市劃入華北剿總轄區後，天津警備司令馬法五調往保定了，新來的是陳長捷。北平市長何思源是個神經質的人，常患失眠症，到任以來，對各方敷衍得還不錯，當然在複雜錯亂的大環境中，也難能談到什麼建樹。他也很想向察綏看齊，途逕傅氏，獻機獻馬，都吃

了橡皮釘子，而且傅作義的平明日報上的社論，也不時有對市政指摘的地方，大家都在爲他捏一把汗。發動小學生向傅氏獻旗獻金居然成功了，傅氏的幹部們感動得說，「小學生們眞是天眞可愛，中學生的麻木冷漠，大學生無理取鬧，要看到小學生對國家的熱誠，眞會愧死。」可是另一方面救濟特捐，城防費，馬乾差價等問題，都待解决，在基調上何氏與傅氏也難以完全一致，看齊，看齊，何思源的脚步還是移動得太慢不合乎要求，於是他終於被擠了。

新任北平市長劉瑤章，是年來在華北政治急流中最活躍的一員，由省黨部主委，轉任省臨參會議長。孫去楚來，劉氏以民意機關代表的資格，號召平津冀人士注意北方問題，並請中央莫要偏枯北方，門頭溝礦權的爭執，反對北方工廠的南遷，呼籲南根北運，開放申匯：這一些有聲有色的活動，與他機智應付圓潤靈活的能力，都增加了他在地方上的聲望。他雖然是五十二歲的人，髮黑鬚整，短小精幹，看來不過是四十歲的樣子。他更有與其他省市的老朽縉紳型的議長不同的地方，他肯的下鄉，勤求民隱，着眼下層的地方問題，半年來走遍了政府區內全省各縣，將視察後的意見都轉給省府和剿總，所以傅楚對他也很器重，這次被發表爲北平市長，當然不是偶然的。

什麼事都是說着容易做着難，劉瑤章是能說會講的，如果眞正負起行政責任來，是否也做得像說一樣的漂亮，這是一個大考驗。平市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多着呢，救濟特捐還沒有徵到一文，七月份再加上馬乾差價和城防費，就得在穀糠裏擠出八千億元的油來，而北平又是一個消耗的貧窮的城市。此外如徵兵，物價，學潮，各派系間衝突矛盾，都見棘手的問題。所以劉氏在任命發表以後，避居西郊愼重攷慮，又向翁院長提請辭職。但是劉氏在一度謙遜之後，終於在翁院長敦勉之下就職了，七月一日就職的那天，北平急風暴雨，西長安街和金鰲玉練橋都出了大車禍，西長安街死傷二十餘人。五日東北流亡學生又搗毀了市參議會，包圍許惠東宅，青年軍開槍，又死傷學生三十餘人，這個大血案，在北平光復後算是空前，內情相當複雜。軍政當局處理起來，恐怕比一般所謂學潮還棘手。管理城市與管理鄉村的方法不能盡同，在華北雖然有一個大的趨勢向察綏看齊，但是因爲生活文化程度上的差別，恐怕也有相當的困難。河北或許勉強可以應用察綏一套辦法，平津兩市就得另有一套辦法，看傅作義是否還另外有套城市政策。

「撐」與「變」

傅作義要使華北各省市向察綏看齊，用看齊以後的力量同全國各地做「撐持競賽」已如前述。不過現在已經不是庚子時代了，要想出現一個「東南自保」的局面也不容易。可是在大廈將傾的時候，求自保又是一種自然的本能。西北囘教軍的空前和諧，昆仲交歡，青寧之間往返頻繁，就是這種要求自保的表現。在華北地方當局自然也有要求自保的願望，不過閻傅之間，很難合作，表面上雖然稱職道屬客氣備至，一碰實際利害問題，兩方就沒有方法遷就。閻是要徹頭徹腦要求自保的人，自從十九年擴大會議以後，他就沒有了過問全國乃至整個華北問題的雄心，一心一意的自保山西，敷衍日人，適應抗戰，追隨剿匪戡亂，萬變不離其衷——自保山西。他不到山西絕對不能支持時，是不歡迎任何人前往插足的，就是傅作義也包括在內。據說傅作義也不斷對人表示，只要閻先生在，我絕不過問山西的事，非這樣不能表白我的心跡。話雖如此，不過在內激外逼之下，閻傅是否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值得注意。

要人們不斷的北來，在京滬盛傳着「北方在「變」的消息，張羣到這裏訪了不少教授，李宗仁也茶會招待過教授們。李氏到平後很少公開的談話，在下機後的書面談話中曾主張建都北平，他自稱北來係爲結束行轅業務。李傅之間來往並不見得多末密切，是謠諑中的避嫌呢？還是他們根本談不到一起呢？外人難得而知。在學潮激盪中，「七九」學的遊行請願，喊出了槍斃傅作義，擁護李副總統的口號，街上也發現了反對華北特殊化的標語。談到華北特殊化，教人不由得想起了盧溝橋事變前，宋哲元在華北的和戰不決的作風，和用特殊化的外形來自居尊榮緩和日人的進攻。歷史不會重演的，難道在大局有變之前，華北還會出現冀察政委會和宋哲元嗎？

學生遊行請願，做出了一個擁李倒傅的外形，而內中還加雜着反對華北特殊化的標語，這樣在政治夾縫的鑽動，在矛盾中發展，確乎教人看來華北已經成了一個萬花筒。是學生獨心裁的傑作呢？還是另外有什麼人也夾雜在中間窺覷，試探，挑撥？教人莫明其妙。而李在答復學生中自己慨嘆有職無權，對學生要求的條件答應能轉知地方當局或轉陳中央。

「槍斃兇首傅作義」，「反剿民」等呼聲，在北平學生運動中是足夠潑辣新鮮的，傅自已本人雖然自稱不介意，而一部分擁傅的人，對此難耐，正在平開會的冀臨參會除電慰傅氏外，還請求李副總統早日離平返京，頗有幾分逐客的意思。

「七五血案」以前，傅作義下令停兌東北流通券，就已經激怒了東北人士。再加上這次血案，相依爲命的華北東北更有了裂痕。而傅不是中央嫡系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他特殊的作風早就存在着。毛人鳳秘密來平，扣起了北平民政局長馬漢三和軍統華北負責人喬家材。馬與喬以前都是在綏遠做過傅作義那裏的工作的。馬喬的被扣，名義上是貪污有據，既未送法院，亦未移付懲戒，這個事情的複雜於此可見。

世間的一切在矛盾中生長與前進，也就是說矛盾愈多，變化的愈大愈快。華北在民生凋敝偏枯，學潮洶湧中表現着不少的矛盾，這些矛盾就是變的基礎，但是劇變一時恐怕還不會有。地方及中央當在計窮力絀之餘也未嘗不想以變應變，但是在兩大壁壘之間短期還會有大變嗎？事實上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在某些人焦灼難安中，恐怕還是以撐觀應，充其量也不過是以小變應大變。至於所謂「人心思變」，目前還難以形成一股內發洪流，外邊壓力如果不繼續加大，內裏撐持觀變是要堅持的。學潮，物價，派系傾軋，會加速一切矛盾的變化，觀測北方政局，不應只注意上層人士的接觸，更重要的要注意一般社會的求生的變化。

觀察叢書

五萬倍發售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再版）　張東蓀著（十一元）
- 政學罪言（再版）　潘光旦著（廿六元）
- 唯物史觀精義（三版）　吳恩裕著（八元）
- 鄉土中國（三版）　費孝通著（十二元）
-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再版）　吳世昌著（十元）
- 英人法人中國人（再版）　儲安平著（十二元）
- 論雅俗共賞（再版）　朱自淸著（十二元）

郵掛及包紮費：一本六萬　二本八萬
三本十萬　四本十二萬　以此類推

關於西北最近局勢的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蘭州通信）

五月間的隴東戰役給平靜的西北（指甘寧青新四省）投下一塊巨石，波面震動一直到目前還沒有終止，保不定在今年還有第二塊第三塊巨石投下來。最近蔣總統飛臨西安，六月二十四日西北行轅張主任治中，馬副主任步芳馬副主任鴻賓，亦自蘭飛往西安，商討應付目前西北局勢的大計，也足以說明這局勢的嚴重了。

新疆的陰影漸淡

一年前的今天是新疆北塔山事件發生的日子，不久後伊犁人士又撤離迪化，當時一般人多以爲西北的隱憂還是在外而不在內。但一年來新疆局面並沒有惡化，反之在各方面却有了進步，整個社會已漸由安定趨向繁榮，新疆省政府對於改善民生上有幾件值得記述的：（一）發放新幣八十八億農牧無息貸款，歸還期農貸八個月，牧貸二年，（二）發放新幣一百五十億無息貸款，向各地農民預購小麥三萬石，交麥期間如麥價上漲，政府按當時市價再與補款，（三）發放新幣一百億經建貸款，月息三分，歸還期二年，（四）發放月息八分至十分商業貸款，指定在蘭州運貨赴新，（五）本年度政府對各項稅收不加調整，減輕人民負担。這些說明了新疆省政府已認定解決民生問題是安定邊疆的要着，並已逐步作下去，政府所担心的只在這些放貸不易直接並普遍地爲貧苦大衆享受到。其次，一直到現在張治中氏還在尋求與伊犁方面恢復合作關係，雙方已有三度函件來往，瑪納斯河上雖還是對峙形勢，但戰爭的陰影已漸漸地淡了。至於新蘇關係，表面上表現得還很好，在新疆的官方報紙不但沒有反蘇氣息，即內地所發生的戰事也一概不刊載。

蘇聯是感覺最銳敏，行動最穩健的國家，新疆目前的情况固然不能遏止它圖謀的野心，可是暫時和平的關係總能保持下去，蘇聯素來是不輕易以武力來與其周圍國家周旋的。

新疆能有這個局面，是這幾年來治新政策爭取到的。固然在整個國際，國內問題尙未解決的今天，人們還不能不牽掛它，但目前全疆總是安寧的，比起內地，總算強得多。尤其是渭北戰事爆發以來，甚至居留新疆的人，都把視線注向東方了。

東方的陰影轉濃

中共割據西北的東北角，即甘肅省的第三行政區的北部，已有十餘年的歷史，去歲春季國軍進攻延安時，曾同時對此一地區發動攻勢，收復了慶陽、合水、環縣，但不久環縣又被共軍奪同去。甘肅省第三區在涇河流域，河谷兩側，均係高原，高原間有斷裂的深溝。因爲氣候與雨量等關係，特別適宜於小麥的播植，這裏沒有荒田，連溝的兩側都是梯田，從溝沿一直到溝底。甘肅人有句俗語：「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邊緣。」所謂董志原，即指涇河北岸的高原，這塊北原，過去有一大半在中共的掌握裏，生產的食糧，可以抵補陝北的貧瘠。

去年四月間，整編八二師進駐北原的重鎮西峯鎮，和共軍常有接觸，五月間子午嶺一役，共軍曾吃了一個不小的虧，但是他們的游擊隊仍在各處活動。八二師是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一手訓練出的部隊，士兵都是青海子弟，有人稱他們爲回回軍，實際是錯誤，因爲八二師的部隊民族成份漢民族佔百分之六十以上，他們的紀律很嚴，團結力很強，一年來在北原和當地人民關係搞得相當好。北原的農民還保持着十分濃厚的封建色彩，可是中共在這裏却打下了基礎，封建社會的農民素來漠視主義宣傳，他們希望的是太平，誰對他們好些，他們便對誰好些，八二師與中共一年來在這裏曾展開了爭取農民的鬥爭，正因爲如此，這一次中共未能把八二師吃掉。

本年四月中旬中共作渭北旅行，其後隊被八二師殲滅於邠縣、長武，這是中共始料所不及的。共軍新四旅於邠長戰役後曾向其戰鬥員印發戰爭檢討小傳單，舉出了八二師的優劣點，並強調八二師是西北人民解放軍的最大障礙。他們旅行歸來時曾企圖一口把八二師吞掉，但許多地方仍不是八二師的對手，蒙受了慘重的犧牲。八二師師長馬繼援在西峯鎮曾對記者講：「彭德懷這一次同頭找八二師純粹是意氣用事，想報復，打仗是絕對不能意氣用事的。」彭德懷是共軍中的驍將，在戰場上從來很少吃過虧，這一次在隴東遭此打擊，一度意氣用事後，必將心平氣和地來檢討。共軍的長處是對任何教訓决不放過，他們會細密地來研究出再一次作戰的計劃，他們的損失也會很快地補充起來。

現在共軍的主力雖還不全用於西北，但中原戰場，他們已着着勝利，開封失陷，潼關以東的隴海線上的大據點只剩下徐、鄭二州了。到夏盡秋來時，佳木斯訓練的新兵恐怕有不顧瀋陽、錦州而先行進關，竄犯華北的可能。到那時，陝北共軍爲了牽制西北、擴大戰爭範圍，將再出隴東，進窺隴南和陝南。這個形勢西北當局已經計算到，現正在整軍經武，擴大民衆組訓與民衆武力的培植。

迄目前止，隴東北原上地方團隊仍時有與共軍游擊部隊接觸的消息，共軍渭北旅行時遺留下的火藥——麟游、崇信、靈台……等地方的小股共軍，仍未全部被驅除，西北東部的戰爭影子，一天天轉濃了。

西北統一指揮問題

自從蔣總統就職後，西北的最高軍政機構的名稱還沒有決定，南京報紙曾載有西北行轅改爲西北綏署的消息，但這只是消息而已。此間又一度傳說，西北行轅將改組爲西北長官公署。此次在西安舉行的西北最高將領會議上總會把這個問題解决罷。

渭北與隴東戰役已充分提示政府有在西北（包括陝西）建立一個統一指揮機構的必要。但這個問題很難解决，此一軍政首腦須（一）能與陝甘寧青新五省最高當局協調，即最低限度能與該五省的最高當局有相當好的人事關係，（二）對西北局勢能有充分認識並有力量有辦法來動員西北整個人民爲完成「戡亂」而盡力，（三）在新疆人民間有信仰，即能控制住目前新疆的局面。西北行轅張主任對當前國內外情勢觀察得非常透澈，他願否担任此職，可以由行轅到今天尙未改組來測知，其他現有的西北高級軍政首長恐怕誰也不肯担任，誰也不敢輕於嘗試。論資格馬鴻逵最老，但是他能否指揮整個西北的軍政，是個問題；論與中共鬥爭的經歷與對中共的敵愾心要推胡宗南，但是近一年來陝西的軍事變化，已影響了他的聲譽

論部伍精悍與治績要推馬步芳，可是指揮整個西北，僅這個還不夠，郭寄嶠年來致力於甘肅省的民衆組訓工作，略有成效，他是一個講實際的人，不會棄掉已着手的事業。

中國的政治以人事居首位，西北統一指揮恐仍照過去那樣，陝西與其他四省仍不能混而爲一，即或混而爲一也不過謀各方之配合罷了。

三十五年西北行轅的設立是爲了處理新疆問題，所以一直到現在迪化仍有一大部份行轅工作人員，分組工作。最近半年來，新疆各族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文藝

辯論

齊星

附作者函

「編輯先生：您們是大學教授，我却是中學教育程度的工人，本文若欲採用的話，尚希能賜教，請加校改爲感！不過要請順着我的意思而已。

齊星謹啓

（作者：南京世界聯合印刷廠排字工人。）

編者按：本文未改動一字，以存其眞。

禎祥嘴裏包着一大口飯，從膳室跑到寢室裏來，額頭上有不少的汗珠子掛着，可是他並沒有去扯下洗臉帕竿上搭着的毛巾來揩面，便急忙的就坐下在床上，迅速地將嘴裏的飯嚼了幾下，把頸子硬起一呑，馬上又和基崇發起「辯論」來。

「嘿個雜種登的，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們家鄉——（重慶）也發生『搶米』的事了！」

基崇毫不作猶豫的把毛巾往面盆裏一摔，也坐下在床上：「哼，四川爲『天富之國』，隨隨便便就會發生這些事麼？那才笑話咧！哪個說的？」

「嗯！你還不信，報上都登得有」。

「哪個報？你且拿我看看。」基崇把手伸向禎祥。

「走嗎，我們去看嗎，外面貼着的『建設日報』都登得有。」禎祥也起來了。

基崇也站起來：「要得嗎，走罷！」

兩人脚板翻飛地跑出去了。到了貼報處，禎祥用手指頭點敲着那段『搶米』的新聞：「這裏不是？你來看嗎！」

基崇走攏去默讀着「本報成都通訊：昨日重慶米價，過五關斬六將地爬上了一千二百餘萬一石，發生十三處搶米……」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想，闖進了基崇的心裏，使他不能繼續讀下去了，轉身要同來和禎祥辯論這件聞之愁生的事情。

一會兒之間，他們跑到了寢室裏，兩人都打盤脚面對面坐在床上，一問一答地展開了他們的口頭戰爭。

禎祥表示贏了的樣子：「噫！該是我不哄你呀？」

「是啊！你贏了。禎祥，告訴你罷，贏了輸了，都是個淡化事情，贏了又買不到米，也買不到鹽，輸了又沒輸米，也沒輸錢。我們來談談這關於『搶米』的事情，才是眞的。我問你喲，——搶米與內戰究竟有沒有什麼關係？究竟會不會影響到內戰？」

「我想有點關係也不多，要說影響的話，簡直說不上。」

「嗯！那才是笑話咧，告訴你罷，在這個時候，一個人不要藐視一切事物，『搶米』這件事硬是值得注意的。先說起來它與內戰的關係很多；至於影響，也是很大的。先說關係罷，你曉不曉得？那些沒有事做的人，是怎麼來的？那些沒有飯吃的人，又是怎麼來的？那些瘋子、顚子、又是怎麼來的？那些年青的、年少的病夫，以及自殺者，又是怎麼來的？……告訴你，這些都是內戰造成的。可以說一切不幸的事，都與內戰有很大的關係，怎麼說『搶米』與內戰關係不大咧？再說影響罷，你曉不曉得？凡是動物橫順都要吃東西，若說不吃點飲食就能在世間活着，那完全是假的。尤其是人，沒有飯吃根本就不能做事，還個道理是三歲細娃都曉得清白的，比方像你我沒有飯吃，就不能排字；像莊稼漢沒有飯吃，就不能做莊稼；像商販們就沒有飯吃，就不能做生意；像學生們沒有飯吃，就不能唸書；像當兵的沒有飯吃，就不能打仗……。要是大多數的人民，都靠『搶米』來養飯吃，那麼不消說政府就納不到稅了，更徵不到捐了，自然當兵的就沒有飯吃了，也就不能打仗了。你再想想看，『搶米』究竟會不會影響到內戰？……」

「我就說得不同，凡是作些不正要事情的，都是不懂事的人，要打內戰的也是不懂事，要『搶米』的也是不懂事」。

「禎祥，我們又來說一說，『搶米』這件事，以後會不會發生『大搶』呢？」

「我想是不會發生的了，因爲這次我們家鄉爲『搶米』這事還捉了好多人去關起，那報上不是登得有嗎？」

「哼！照我看來，恐怕難免，怎麼呢？因爲內戰直漸激烈起來，米也直漸往上爬價，做生意的賺錢雖得，寶勞力的收入又太少。我們不說那些失着業的相受着餓的，就單單拿一般現有職業的工人來說，大家都受着一種不合理的限制——拿前一個月的生活指數，而大多數的工廠還一能按時照發，還要拖挨一月多兩月不拘論。因米飛漲，一拖就把担子拖得更重了，於是就宜告關門，解散大家——像這般這般，今後還能免得掉不『搶米』麼？可以說還要普遍地大搶起來」。

禎祥不過是一個只曉得『外表』的少年，經基崇這麼一向他辯論，他就驚異着「要是果眞的普遍地搶起來了，又怎麼搞呢？」

「你我這些，怕甚麼？眞的普遍地大搶起來了，你我就看得成結束內戰的一幕了」。

人民還數度顧請張治中氏返迪，新疆人民對張氏的信賴心極高，而且如果還希望與伊犂方面恢復關係，張氏是不能離開西北的。

西北統一指揮問題是目前最高當局極苦惱的問題之一，解決是必須的，但解決後能否發揮眞正統一指揮的實效，那留待以後的事實給我們回答罷。

目前的民生

西北人民的生活已一天天陷入更深苦境，講物價除了新疆與青海大體還能控制住外，其他各地是直線上漲，一般商品不講，即以食糧講，在蘭州大米每市石已漲至二千五百萬元，中等麵粉每百市斤已漲至一千四百萬元，黃金突破二億一（六月廿六日），許多地方都以銀幣作交易時的價格表現了。

西北在這幾年除了隴東，還未直接受戰爭影響，可是它的先天不足，許多生活必需品都仰給內地，自然脫不了內地物價波動的影響，一般倖給生活者在這種情況下，愁吃愁穿，誰還有心思來顧及工作，大家都在機關裏鬼混，工作效率自然無從談起。至於一般人民也都在無希望中向前挨着。甘肅全省農產較豐的地區還好，大部貧瘠地方，農民已被饑餓壓得快停止了呼吸，尤其是河西，有些地方，農民靠掘野菜度日，每天都有餓死的，記者在前些日旅行河西，和幾位縣長談起人民的痛苦，他們中有的說，「作縣長也是活受罪，許多開銷沒處出，都得放在老百姓身上，我們只有閉上眼睛，堵住耳朵，讓良心由戰亂而麻木罷。」至於寧夏，全省不過四五十萬人，担負繁重，有的甚至擧家出逃。

政府不是沒有看到這種嚴重現象，但目前的中心工作在對付共軍，雖然他們也知道對付共軍政治重於軍事，可是中國整個社會已快崩潰了，寄托於舊社會基礎上的政治，不肯輕易把舊社會翻過去，悲慘的命運這樣便注定了。這次國軍在邠、長及隴東俘虜的共軍，衣服破爛，面色枯黃，可是他們能於一旬間連下渭北七八城，這樣的隊伍能打仗，說起來似乎是個奇蹟，其實這奇蹟就在他們的基礎已建在其他的東西止了。

戰爭不結束，中國不會好。再深一層說，中國的社會組織不澈底被改造，中國的封建社會不澈底被淸算，纔是中國人民的苦難基本原因。西北是中國封建彩色相當濃厚的地方，人民遭受苦痛的原因要從這裏來尋求。

時代對人是毫不容情的，你不能趕上它，它便把你拋棄掉。就目前看，西北的一切對政府還是有利的，問題是不再往下拖，即使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能在這裏眞地實行下去，士氣民氣也許會重新振作起來。

六月廿六日